

卢沟桥怀想

■丁志军

吉星文，字绍武，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家，系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之侄。

卢沟桥事变后的7月8日夜12时许，奉命驻守卢沟桥的吉星文，带着数十名突击队员，趁着夜色，用绳梯爬出宛平城，挥舞着大刀，出其不意地将日军1个中队全歼在对面的铁路桥上，夺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。

可惜的是，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战，吉星文不得不执行避战的命令，最终放弃了洒满官兵鲜血的卢沟桥。

三

离卢沟桥不远，在北京城区内，有3处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，即赵登禹路、佟麟阁路和张自忠路。

1933年初，“长城抗战”打响。时为第29军109旅旅长的赵登禹奉命长城御敌。在赵登禹率领下，长城垛口失而复得达20多次。腿部负伤的赵登禹忍着剧痛，仍坚持指挥战斗。部下劝他休息，他厉声说道：“抗日救国，军人天职，养兵千日，报国时至！”是役，他率领大刀队，把敌人野炮营砍杀殆尽，炸毁敌人大炮，坦克、榴重粮草，狠挫了日军的嚣张气焰。

卢沟桥事变后，日军进攻宛平城。身为南苑指挥官的赵登禹，率部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。此战中，赵登禹身受重伤。卫士劝其撤退到安全地方，赵登禹不肯，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。一枚炸弹飞来，炸断了他的双腿，使其昏迷过去。赵登禹醒来后，含泪向传令兵说：“不要管我，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，她的儿子为国死了，也算对得起祖宗，请她老人家放心吧！”说完就停止了呼吸。

赵登禹生前说过“军人抗战有死无生，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”这样的誓言。至今，他的墓仍然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，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，就像仍在守护着那里。

佟麟阁（1892~1937），生于河北省高阳县。长城抗战中，佟麟阁以第29军副军长身份参加战斗，取得喜峰口大捷，获得国内舆论赞赏。

1937年7月27日，日军大举进犯南苑，宋哲元令南苑第29军军部迁入北平。佟麟阁在生死存亡关头，不愿离开，决心与南苑官兵一同誓死坚守。他说：“既然敌人找上来，就要和它死拼，这是军人天职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”

毕业那段“风车路”

■李兴友

三岔路口有“敌”巡逻力量“通过雷区”“抵近侦察”……随后，我们一边处置各种“险情”，一边嘀咕着桂北多变的天气。此时，湛蓝的天空正逐渐变得阴沉。

大雨忽至。为了背囊不被大雨淋湿，我们掏出雨衣边走边穿。一阵暴风雨过后，战友们的脸上、身上都在滴水，有雨水，也有汗水。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山路上，相互搀扶、互相鼓励，跌跌撞撞前行。行进时，不时传来“宣传鼓动员”加油鼓劲的声音。大家在互动中，又多了几分活力。

时至黄昏，我们迎来一次大休息。骤雨过后，山林间透着一种清新感。再看风力发电机的风车，宛如卫士般站立在山上。叶片的影子被斜阳拉长铺在草地上。我们知道，从山的那边到山的这边，海拔在上升，我们离终点也越来越近了。

因地形复杂，演练课目设置等因素，教员要求以排为单位分批出发，独立处置突发情况。标定路线，清点人数，明确分工……短暂地调整后，作为阶段指挥员，我带领队伍向前方发起了冲锋。

一天的行军，加之山路崎岖难行，大家出发时的激动心情已渐渐被疲惫代替。夜已很深了，刚走出一个林子，又进入一个。前方路更陡峭，杂草更多。行至一处山林时，左边是一条水沟，月亮倒映在水中明晃晃的，右边是深及小腿的草丛，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踩滑掉入水中。为了确

当时，日寇集中火力，炮火射击、飞机狂炸。佟麟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突击时，被敌机枪射中腿部。部下劝他稍退重伤，他说：“情况紧急，抗敌事大，个人安危事小……”官兵感泣，拼命冲杀。后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，带伤指挥作战的佟麟阁头部又受重创，壮烈殉国，时年45岁。

张自忠（1891~1940），山东临清唐园村人。1940年5月，率2000人前出作战的张自忠亲笔昭告部队：“国家到了如此地步，除我等为其死，毫无其他办法。更相信，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，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，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。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，海不清，石不烂，决不半点改变。”

是役，张自忠指挥部队面对人数和装备均占优势的日军，反复冲杀10多次。在卫队掩护下，张自忠本可撤退，但他坚持带伤指挥作战。最后，他全身数处中弹，为国捐躯。

四

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全民族抗战，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1938年初，斯大林对到访的国民政府要员坦言：“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，也是为苏联作战；日本人的最终目的，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。”

1938年5月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说：“在某种程度上，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……”

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曾评论道：“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……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的创始国……在其近代历史上，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。”

我曾经在访问日本时，采访过日本的学者、记者和学生。我发现采访对象里知晓七七事变等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人并不多见。尤其是偏年轻的群体，更是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。

但是，历史终归是历史。不论日本社会如何漠然，中日关系都必须“以史为鉴”才能“面向未来”。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，忘战必危，好战必亡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，是我们首先要建设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。在这个国家里，人民自强不息，国家国富民强。唯其如此，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被外族侵略，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保安全，我提醒大家打起精神，并派出尖兵探路。

一路上，我们蹚过山间溪水，穿过怪石林立的“乱石滩”，正准备攀越接近垂直的“绝望坡”时，大家因过于疲惫，只能先暂时停下了脚步。这时教导员走过来对我们说：“没有比你们更高的山，没有比脚更长的路，山在脚下，路在远方，你们的目标是山顶，加油啊！相信你们能上去的！”大家没有说话，只是在心里暗暗地想：4年磨炼都过来了，没有理由不走下去，哪怕“绝望坡”再难，我们也要坚持走到终点。

一路上，我们不时听到教员说，“坚持，前面还有500米”，走了一程又一程，拐了一弯又一弯，也不知走了多少个500米。抬头望，风力发电机的风车依然离我们很远，仍然不见山顶。

终于，我们到了山顶，有人在大声呼喊，有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内心都无比的高兴。我们卸下背囊，躺在一块巨石上，感受着从山谷间涌来的风，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，那香气让人沉醉。极目望去，天光在阴云的缝隙里缓缓渗出，远处的山脊线模糊不清，像是被淡墨晕染的宣纸边缘。漫山遍野的风车在晨光中缓缓转动，巨大叶片划破凝滞的空气，发出低沉的嗡鸣声。那声音深沉、有力，听着让人安心。

这时，有人提议我们一起唱《特种部队之歌》。于是，山上响起歌声：“势如雷，疾如风，我们是忠诚的特种兵……”我们的歌声响亮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

感 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穿越历史烟云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、救亡图存的抗战岁月，至今依然让每一位中国人刻骨铭心。

我从小就听老人和老师讲发生在故乡沂蒙山的渊子崖抗日的故事。这些年，我数次探访沂蒙山区的莒南县渊子崖村，追忆那段英雄史诗，凭吊这群平民英雄，拜访亲历者，追寻普通村民浴血抗击日军的感人故事。

去年清明假期，我回老家祭完祖，就再次驱车来到渊子崖村缅怀先烈，感受新变化。渊子崖烈士纪念馆周围的柏树、塔松、杨柳正在吐绿，各种花朵在怒放，纪念碑和雕像在阳光照耀下更显威严与坚毅。正巧，我遇到县里、镇上的同志正在和技术人员商量“莒南县渊子崖文化综合体项目”实施工作。据板泉镇的同志介绍，“这个项目重点对渊子崖抗日烈士纪念馆周边区域改造提升，采取露天历史展馆形式，还原历史场景，同时借助渊子崖红色文化推进镇域文化综合体建设，目的是持续弘扬沂蒙精神，传承好红色基因。”

该村一位长者说：“打造红色文化基地，把先辈的故事传下来，是我们后世子孙的责任，我们盼望久久了。”

“渊子崖抗日”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。渊子崖村全体村民在年仅18岁的村长林凡义带领下，用土枪、土炮、大刀、长矛、铁叉和铡刀，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，从天刚刚亮，一直打到天黑。这是一次激烈悲壮的浴血保卫战。

那是1941年12月19日，冬至节气将至，寒风彻骨。对沂蒙抗日根据地地进行“铁壁合围”大扫荡的日军没找到八路军，转而把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沐水县渊子崖村（现属莒南县）围得水泄不通。一阵猛烈的钢炮轰炸和轻重机枪扫射后，土围子没被轰开，日军就发起了冲锋。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端着刺刀，成群地向村庄冲来。当日军进入土炮射程，林凡义大喊一声“放！”刹那间，20多门土炮一齐开火。尤其是能连续发射的“五子炮”，虽然炮筒里装的是铁砂、铁耙齿、钢钉和碎铁铜片，但杀伤力大，瞬间就把日军炸得人仰马翻，死伤严重。日军的第一次冲锋被打退。

狂傲的日军不肯罢休。战至10时，双方已经打红了眼。村民没人退缩，多



集 合（外一首）

■李增瑞

口令在班长的喉咙中炸裂
立刻绷紧新兵们的神经
二十只脚如热锅里的蹦豆
腾起满地纷杂的烟尘

皮带校正锁扣
衣袖摩擦触碰
十双眼球迅速望向同一方向
所有骨骼瞬时挺直就位

胸脯自此提起连绵山峦
呼吸开始蕴积冲天涛浪
钢铁银根咬紧大地躯体
青春热血融进旗帜底色



平型关大捷（油画，中共一大纪念馆藏）

徐里 李晨 张丹作

记 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今年初春，我与几位战友相约前往卢沟桥。走近卢沟桥，我的脑海里随即翻腾出一些历史和现实的种种信息和情感来。

一

现实中的卢沟桥，给我的第一感觉一如想象中一样，苍老而不失端庄。她苍白的桥体上布满了岁月的凹凸，新修平整的桥面中间保留了一段原始桥面，远远望去仿佛翻腾不息的历史之波。

站在卢沟桥上，会让人在触摸历史的过程产生强烈的岁月沧桑感。站在一个名为“卢沟晓月”的御碑前，我的思索一如天际的白云，在历史天空中凝成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公元1153年前后，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国迁都燕京，并改燕京为“中都”。北京的建都史由此开始。为了适应当时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，金朝统治者决定在永定河上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石桥。据《金史·河渠志》记载，“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，令建石桥……明昌三年（公元1192年）三月成，救命名曰广利。”

算来到今年为止，卢沟桥已经在永定河上整整跨越833年。800余年的岁月里，卢沟桥一直稳如泰山，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脚力与车履，也见证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和战争场景。

二

我和战友们走在卢沟桥上。

思绪翻飞中，我不禁想，如果卢沟桥有灵，在她800多年的记忆深处，最难忘的恐怕还是80多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吧！

她不会忘记，88年前，日本军队就驻在不远处的龙王庙附近。

她不会忘记，88年前的7月7日晚，日本军队借口“失踪”士兵1名，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。

她不会忘记，88年前的7月8日晨5时许，日军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，并开始炮轰宛平城。

当然，让她印象深刻的，应该还有那个叫作吉星文的中国军人。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不久前，我与军校时的教员通电话，恰逢学校组织即将毕业的学员进行毕业综合演练。兴安县、全州……当教员提起这些熟悉的地名时，我心中关于3年前那个夏天毕业综合演练的记忆被唤醒了。这段记忆中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当属那段“风车路”。

清晨，微风习习，绿荫葱茏中透着静谧。随着“嘟嘟……”急促哨音响起，我们迅即穿戴装具，全副武装，踏上这次演练的难行路段。这已是演练的后半程，大家都感觉比较疲惫，但队伍依然在有序行进，与周围的绿色融为一体，显露着勃勃生机。

出发不久，眼前开阔、美丽的景象让人心旷神怡。蓝天白云下，葱绿色的草地一直延伸至远处，一架架风力发电机的风车散布在山坡、山头。近处，果树林中村舍点缀，炊烟袅袅。田地间百花竞相开放，绿树、白墙、黑瓦，俨然一幅田园风光画。风吹过，风力发电机的风车叶片徐徐转动，就像我们虽然走得不算快，但脚步从未停下。

“‘敌’无人机飞来！”正当我沉浸在美景中时，特情传来。“隐蔽！”来不及反应，我便被战友拉拽着藏在身旁的灌木丛里。很快，我们的队伍就从“一字长蛇阵”变成一条绿色的“卧龙”。我们在紧张的隐蔽中等待下一步指示。“前方

